

连队味道

■丰杰



今年3月,我到火箭军某旅蹲点采访。在那里的每一天,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一直在放纵奔流着。自2013年离开连队工作岗位以来,基层生活已经阔别10年整。当我再次与那一一张张稚嫩黝黑的面庞朝夕相处,连队生活的味道也重新在我心中蔓延开来。

—

一连连长陈晓辉是全军“四有”优秀军官,去年底入选“十大砺剑尖兵”。有本事,不张狂,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。每每问及连队,他极少提及自己,更多的是在讲自己的兵有多么纯朴,某款装备有多么先进,那些摆在连队发展前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。

教导员朱一波说:“晓辉是一个很纯粹的军人,他是以拓荒者的姿态去带这支队伍,去练新装备的。”一班长颜飞说:“我们连长是一个特别细、特别严的人。”一开始,我觉得他们的话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,但到了连队,我才真正见识到陈晓辉的严厉和细致。

我第一次跟他们出早操,连队值班员、战士李志杰因为组训经验不足遭到了严厉批评。随后在操课中,因为训练场地的电线布设和部分战友携行物品摆放不够规整,他又挨了一顿训。小李有些委屈。我站在队伍后面,看到他的眼眶都是红的。第二天,在隐蔽伪装课目训练中,急于证明自己的李志杰不小心被伪装网绊倒。他忍着痛坚持到训练结束,才被匆匆送医。小李告诉我,作为一名发控号手,之前自己只管学好专业就行了,但连长今年让他当班长,肩负起管理的职责,让他压力很大。

“怕连长吗?”

李志杰轻轻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,说:“我知道他是想培养我,其实我更怕的是让他失望。”

在连队,战士们还有一怕——连长的军用手机。谁晚上睡觉鞋子没有摆放整齐,谁的军容风纪不够整齐,谁负责的卫生区有垃圾残留,都会被拍照记录下来,并成为晚点名时通报的内容。二班长王中微是第四年兵,过去因为大大咧咧的性格,他的名字在连长讲评工作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。一开始他很抵触,但时间长了,身上的“毛刺”被逐渐打磨干净。去年休假回家后,家人惊喜地看到了他的变化,说他变得勤快、周到、有条理。“在那一刻,我才明白连长的用心”,小王说。当我问起他对连长的印象,小王说:“怕他,但知道听他的准没错。”

这个连队管得严和细,在旅里面是出了名的。大到导弹操作规程、警戒防卫预案,小到队列行进摆臂高度、鞋带打结方法,都有规可循、有据可依。陈晓辉专门制订了“日常行为管理规范”,而且带头落实。“要求他们做的,我必须先做到。”甚至日常体能训练,陈晓辉也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少跑一圈,少拉一个单杠。战士王晨晓说:“去年全旅组织7次比武,我们连4次第一。如果是在战场上,有这样的连长,心里踏实!”

二

三班战士木合塔尔体格精壮,尽管个头不高,但站在队伍里还是让我一眼就逮到了。指导员刘鑫告诉我:这个兵是二次入伍,还是个“网红”。

木合塔尔·热孜克,1998年出生于新疆喀什,2017年考上陕西警官职业学院。大二的时候,怀揣着从军梦的木合塔尔从学校入伍,被分到某旅合成营,成为了一名步战车的驾驶员。作为他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,木合塔尔为了完成学业,两年后选择了退伍。重回警校的他对部队依然念念不忘,一套迷彩服洗得发白了还总是穿在身上。

2021年7月,暑假在家的木合塔尔在电视里看到,河南省郑州等地遭遇极

端强降雨,洪灾一触即发,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。木合塔尔坐不住了,跟几个在西安的同学一合计,大家偷偷约定去郑州抗洪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,他说学校临时通知暑假训练,然后坐上第二天最早从新疆莎车县去郑州的航班,一去就是15天。为了帮助更多的群众,木合塔尔和几个同学凑钱买了一条冲锋舟,哪里灾情严重他们就冲向哪里。后来,他们的事迹被发布到视频网站,引起家乡人民的关注,市县两级领导敲锣打鼓登门慰问,老母亲才知道儿子是志愿抗洪去了。看着木合塔尔泡在水里推着冲锋舟转运受灾群众的视频,身为党员的妈妈流下了心疼又欣慰的泪水。

“你会水吗?”在特装车库里,我问木合塔尔。

他腼腆一笑:“会一点吧。”

“洪水那么凶猛,你就不担心会有危险?”

木合塔尔告诉我,当时他知道可能会有危险,所以从喀什离家的时候,他特意跟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,“我想万一怎么样了,也能给他们留个念想嘛。”说这番话的时候,木合塔尔正在整理车上的伪装网,一脸的坦率。

2021年9月,即将毕业的木合塔尔收到了家乡公安局的聘书——事业编,离家近。与此同时,火箭军秋季征兵的海报也贴到了校园。纠结再三,他选择了二次入伍。当问及为什么这么选择时,他说:“感觉自己当兵还没当够。”他的普通话依旧有些生硬,但一字一句都很清晰,眼神也十分坚定。

三

这个旅的发射营营长王林旭是我的同窗。我到旅里安顿好之后,听说王林旭正带着队伍在外面搞野外生存训练,于是驱车来到市郊一片荒地。此时月朗星稀,伪装网覆盖下的宿营地几乎辨认不出。正要走近,从隐蔽掩体里蹿出一个兵来问我口令,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幸亏,王林旭及时赶过来,帮我解围。我认真看了看他,全身荷枪实弹、披挂整齐,显得很精干。

空军兰

■曹志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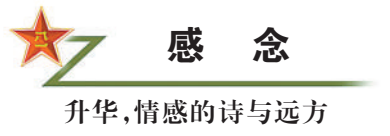
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随着工作调整,我搬到了一间新办公室。双休日,我将一盆兰花摆上了办公室的窗台。部队任务繁重,各种课目训练接二连三,各种考核接踵而来。偶尔闲下来,我望着窗台上的那盆兰花,思绪一下就回到了20多年前的老部队。

那年7月,我刚从军校毕业,被分配到在长白山脚下某场站仓库当警卫排排长。山沟里的冬天来得早,刚刚过了国庆节,雪花便七零八落地悠悠而至。警卫班班长可能觉得人多屋小、浊气太重,便从门口溪流边挖来一小盆兰花,用罐头瓶装着,摆在宿舍的窗台上。我问兰花叫什么名。班长说,山里的野花野草,哪有什么名字?我说,既然不知道什么名字,干脆我们给它起一个。这种兰花叶片肥厚,青绿中透着藏蓝,颜色有些像“空军蓝”。它长在山间溪流边,枝干静静地长,花朵悄悄地开,从不与鲜花争奇斗艳,不正像我们这些常年与深山老林为伴、与战鹰只能在空中遥遥相望的仓库警卫战士吗?莫不如就叫“空军兰”吧。听闻此言,大家纷纷赞同。

油库主任是我们警卫排的直接领导,他是福建人,大高个,粗嗓门,刀子嘴豆腐心。不管刮风下雨,他总是骑着那辆没有前闸的自行车,奔波于营房和哨位之间,用一口“闽普”给我们“训话”:防静电皮鞋是专门在装卸油料时穿的,平

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小时候,家里有三间瓦房,中堂两侧的隔墙上,会张贴着装饰环境的图画。这些墙壁,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的“海报宣传墙”,也是一个家庭里,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亲切的文化教材。尤其是每年春节来临的时候,墙上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。这个时候,大人就会抱着孩子,领读这些新内容,还会就着这些新老内容,考一考孩子的认知能力。

随着墙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,我们一天天、一年年地长大了。

在这面墙上,我最先认识的,是“光荣之家”四个字。小叔叔18岁去参军。从此每年的除夕,政府都会派人敲锣打鼓送来“光荣之家”的门牌。这个门牌会被张贴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,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带来荣誉和自信,也为我还有身边的小伙伴,灌输着一种国家意识。这就是,一个人如果保家卫国,不但他自己了不起,他的家庭也充满了荣誉感和成就感。个人、家庭、国家,三者是紧密相连的。

我想,敲锣打鼓送达的门牌,其实就是弘扬优良家风的一个朴素形式,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。我曾偶然读到一位老兵的文章,记述自己的军人理想和家国观念是如何形成的。他写道:

那年我参军入伍。离家前的那个夜晚,母亲对我说:“你当了兵,咱家就是光荣家庭。你当兵在外,我也不指望你光宗耀祖,只要能好好干,别给门前这块光荣牌抹黑就够了。”母亲的这番话,我牢牢记在心里头。这些年,我们家的亲戚中先后有12人从军报国。我相信,“光荣之家”的荣誉已经融入我们家的家风。时光如流,流走了青春,流淡了记忆,许多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忘却,唯有挂在那家大门上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,历时愈久,记忆愈深。

这位老兵的文章让我非常感动。一个小小门牌,塑造出了一个优秀的家族。精神的力量是多么恒久强大。

除了“光荣之家”的门牌,每年新年,父亲还会买几套新的连环画张贴在墙上。除夕贴好这些连环画,春节一大早他就会抱着我,一张一张指着给我讲解,红色娘子军是一群什么样的兵,少剑波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,江水英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干部,方海珍是一个什么

启蒙墙

■丁捷

样的好党员,焦裕禄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书记,王进喜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工人;日本鬼子为什么欺欺凌大中国,刁德一为什么要当走狗,座山雕为什么特别横……在这些连环画中,我学会了辨别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,慢慢懂得了判断好坏的标准界线。

有一年,父亲不再先给我讲解,而是指着新贴的连环画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问我,为什么龙梅和玉荣这两个小姐姐非常光荣,非常了不起?

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讲的是内蒙古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姐妹,给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,为使生产队遭受损失,两人始终追赶羊群,从白天到黑夜,坚守了20多个小时,直至晕倒在雪地里故事。被发现时,姐妹俩已经被严重冻伤。这个故事的家喻户晓,我们从小听了无数遍。面对父亲的提问,我回答说,他们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公家吃苦牺牲,所以很了不起。那年我大概四五岁吧。

父亲听完我的答案,高兴得使劲亲我的小脸蛋,还笑呵呵地用胡子扎我。

而今回想起这些往事,依然余味悠长。那面启蒙墙上的故事,其实在无声中塑造了我们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,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弥足珍贵。



和鸣(中国画)

孙少亮作



长征

第5767期

